



我以为自己已经开始老了,但这一天,与我同桌吃饭的两位年长者的出现,突然让我感到自己还算年轻:这对夫妇,男的83岁,女的85岁。我一听,则喊他为“叔叔”,喊她为“阿姨”,他们欣然答应。

候父母因为打仗不能带我,把我扔在河北农村老家,一直到13岁,北京解放、新中国成立才把我弄到北京城里来。在这之前我就是一个农村女娃儿,只读了半年书,但家务活

中’。高中毕业时,我与另一个同学考进了清华大学。”

叔叔说:“我家在农村,父母没文化,但我母亲特别支持我上学。为了让我上学,她总想法给我弄

他们看上去其实一点也不老,尤其是阿姨的满头银发,反而显得特别有神,她的身体里似乎散发

都会干。我到北京后住在军人身份的姐姐的家里。我13岁插班上小学,可啥都不会。第一天放学回家后,也不知道干啥,就跑到街上看城里人的热闹。第二天上课

就是半碗米饭、一顿野菜下面条而已。我上大学正值‘三年困难时期’,家里生活也困难,所以我每个月的生活补贴还要拿出一半寄回给家人,但这种生活丝毫

阿姨为老伴补充:“他的学习也了不得。自学英语半年,就学得‘呱呱叫!’”

研究所长,在国内相关领域声名显赫。再一问阿姨,人家是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大学的毕业生,退休之前一直在国家航天部门工作,叔叔自然也厉害,是同时期“北医大”的高材生……

但我好奇的是他俩既非同乡,更非老同学,一位是江苏人,一位是河北人,专业的差距又很大,为何走到了一起?

没想到我的这一好奇,成为了餐桌上的一顿“浪漫爱情回忆盛宴”——阿姨说:“我父亲跟聂荣臻元帅南征北战,小时

后来我就搬出姐姐的房间,独自住在她家的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偏屋……用了半年时间把小学所有课程和课程学了个遍。初中时,我是学校的优等生。快上高中时,我已经有被保送名牌高中的资格了,但班主任说你还是留在本校吧,我便很听话地留在北京毫无名声的‘四十

好好学习,毕业后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去。他们越追我,我就越烦他们。这一烦,那俊男生在我脑海里就变丑了……”

叔叔:“我们那时在学校时学的外语大多数是俄语。后来到了单位,发现外国资料大多是英文的,同事们都能看英文的外国资料,却不行。怎么办?赶上去呗。我就开始拼命学



天池雪景 (摄影) 汪若韵

我指着坐在一旁的叔叔说:“你不会是因为看着当时的叔叔长得不错,就反例喜欢上了他?”

这一问,“惹”出问题了!阿姨侧头看了一眼叔叔,撇了下嘴,笑笑,没说话。

叔叔不服了,说:“我也不是太差!我们医学院里,漂亮女生有的是,但男生少呀……”

阿姨记忆好,先说:“好像是北京市召开什么团组织会议上。我是班上的团干部,所以参加了会议,他也参加了那个会。”她指指自己的丈夫。

叔叔点点头,说:“是湖而建,这座‘全世界檐口最多的建筑’虽然还未对外开放,但令人瞩目的外观已经使之成为来客们的打卡热门。密如山石的万片黑瓦层层叠叠、错落有致,极富禅意,营造出了一方令人能静游山水、坐穷泉壑的空间,整座建筑‘呈山势,隐于景’,与东钱湖山水完美融合,犹如一幅极具韵味的山水画。”

伴着日影西移,等一轮湖畔日落。层叠的窗子上光影变化不断,仿佛任何角度都足以让人徜徉一番。不知是那层层屋檐、扇扇窗户像极了望向东钱湖多情的眉与眼,在悠悠烟水与澹澹山间思绪万千,却安谧独立,不发一言。

美术馆不远处,就是宁波市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村的韩岭老街,老街三面环山,一面临湖,山水相依,是古代韩岭村的中心地带,有“浙东第一古街”之称。老街入口处的门牌坊雕刻精美,保留着十足的古韵。正是黄昏时分,阳光洒在石牌坊上,把“韩岭”与“山市晴岚”的题字照得更加显眼。

山市晴岚,于大自然的瑰丽中渗透着人间生活的气息,多有灵气的景致描述。想象曾几何时,有雾气穿梭缭绕在市集间,有店家的张罗和吆喝声在山间荡漾,真是仿如太虚幻境,难怪古代文人墨客常以此为题书作画,而此时此刻,便是我走进那“中有村墟号韩岭,渔歌樵斧声相参”的桃花源中去了。

被岁月风霜侵蚀的斑驳墙瓦,勾勒出韩岭过往岁月清丽的轮廓,一条街溪缓缓流过,秀丽如画的青山映衬左右。我轻踏着岁月留下痕迹的石板路,辗转于古朴沧桑的街巷。虽然如今也有不少开发的痕迹,但或许是

平衡是一种稳定,一旦打破,轻则混乱,重则崩塌。它也是一门艺术:平衡是最好的状态,掌控得好,安然无恙,反之,易陷入错乱之中。懂平衡的人善于“双向思维”,坐在平衡点上,静观左右,运筹帷幄,笑傲江湖。

平衡是无所不在的对立统一。人有时会向往自由,财务自由、时间自由、空间自由,甚至职业自由。似乎无拘无束的日子赛过神仙。人又恐惧孤独和茫然,无牵无挂意味着形影相吊、无边无际也可理解为不着边际、随心所欲更会让人不知所措。一般来说,剑走偏锋的极端行为大多以惨败告终。放任不

平衡从来都是动态的过程,就好比说,钟摆是物理现象,矫枉过正也好,偏离中心也罢,最终总会回到均值。人的一生无论过错还是错过,都永远走在探究的路上。这一过程也是在不断寻求建立自我平衡的尝试。自由与约束不仅考验人性,也是人类通向文明进步的两大平衡力量。“万象皆点线、无处不方圆”,没有万象,世界无趣。没有方圆,不成体统。

医学中的最佳平衡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和自愈功能。自然自有修复能力,以外部力量来平衡内在体系一般都是不得已之举。音乐中的平衡是找到最动听的旋律和声部,万物之间的和谐有着精妙的秩序和组合,很多打破韵律的所谓现代音乐如同烟花一般,稍纵即逝。突破不一定代表创新,很多突破,为破而破,不知所终,这如同海市蜃楼,昙花一现。经济发展中,“供给和需求”也需要平衡。市场是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,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,而是顺应自然。在需求创造供给的环境中,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以销定产。需求饱和之时,创新的竞争思维更以“供给创造需求”来定位市场,技术和产品的迭代改变了传统市场均衡的模式。供给和需求的转换如同“破”和“立”之间的转换,但如果达不到新的平衡,打破现状则充满着风险。

社会生活中,人们践行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”,既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,也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,我们常说,“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”。这应该是社会平衡的绝佳状态。当自己家门前的路灯照亮路人的时候,和谐就那么简单,内外兼修,平静如衡。

海人呢!”

“不是吹吧?”我有些不信。阿姨出来证明道:“确实是。那个女同学后来成了我们好朋友,经常到我家来聊天。”

“那女同学后来到你家,阿姨你不吃醋?”我笑问阿姨。

阿姨重重地看了一眼丈夫,问丈夫:“我吃过醋吗?”

我们一起看着叔叔如何回答。只见他一笑,说:“她吃啥醋,北方人山高马大,一把就能将人家上海细娘按到沙发上喊救命……”

“哈哈!”又是满堂大笑。

“真有这样的”我问阿姨。

她朝丈夫一瞪眼:“听他瞎说!倒是他有时候被我按在沙发上喘不过气来!”

在新的一年里,听到二老有意思的对话,至少那天的晚餐,是少有的开心时光。原来一对老“80后”曾经还有这么多有趣的“爱情往事”呵。

后来我想:其实我们的父辈中谁没有一段值得记忆的“青春往事”和“爱情往事”呢?

到南京出了趟差。出发前一天,跟女儿告别,说,爸爸明天就要去出差了,两天不在家,你要听话哦。女儿即将年满三周岁,自然是懂“出差”之意。近半年来,妻子因工作繁忙,屡屡到外地出差。时间短则半周,长则一周。每次出差归来,妻子往往会带件小礼物给女儿。有时是当地特色美食,有时是玲珑小巧的玩具。这让女儿在脑海中建立起影影绰绰的“出差”概念。她知道妈妈要出远门了,知道暂时见不到妈妈了,等爸妈回来时,会带给自己礼物。因此,当我跟女儿告别时,她很是平静地跟我说,爸爸,你要给我买礼物呀。至于礼物是什么?她其实并不在意的。

女儿要礼物的模样,仿佛是投落在水中的石子,激起我记忆之海中的涟漪。大约在我六七岁的时候,也曾跟外出的父母要过礼物。我成长于粤西北的山区,家里靠种薄田生活。因此,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,便南下广州打工。似乎有一年夏天,工地里的父亲出了点事,母亲前去照顾。临行前,母亲将我们兄弟两人托付给大伯一家。我们没有离开过母亲,听说她要离开一段时间,心中的恐惧在急速生长。母亲为了解释我们的分离焦虑,向我和弟弟许诺了许多。具体是什么,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我只记得,她承诺给我们买礼物。那时,我看到有的小伙伴戴着炫目的儿童手表,心中异常羡慕。于是,我便大胆地跟母亲提要只儿童手表。至于弟弟索要什么礼物,全然没有了他印象。

我没有看到母亲离开家。她应该是在我们睡梦中,便偷偷收拾行李,赶紧乘着大巴车南下的。母亲大概是出门了半个月。事实上她离开两三天后,分离的焦虑在我们身上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。天黑时,我们会站在门口,眼巴巴地望着路口等母亲回来……那时家里也没有电话,音讯不通。直到一天傍晚,我们照例站在门口,眺望着路口。突然,有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。等那身影走近一点,我们认出了那是母亲,便发疯一般地奔跑过去。到家后,母亲打开行李包,给我们发礼物。母亲并没有给我买手表,但我似乎并没有非常生气或伤心。因为那时整个内心都被重见母亲的喜悦给占领了。她好像是带了两大包牛轧糖,有些像糕点,放进嘴里,会有胶软绵绵的甜味。时至今日,我仍偏爱着这类糕点。

孩子天生喜欢礼物。父亲一年只在农忙与春节时回家。他回家那刻,也是我和弟弟最为快活的时刻。我们喜欢翻开父亲的行李包,翻找他带给我们的礼物。礼物其实也没什么,无非就是一些软糖、玩具或新衣。然而,找到礼物那瞬间,内心的喜悦却让人难以忘怀的。

在南京出差时,因时间紧,买的火车票是晚上七点钟,从会场出来后,便匆匆忙忙地赶往南京南站,根本就没有时间给女儿买礼物。本想着在南京南站给她买点特色零食,可进站后,我才发现里面竟然没有特色零食店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到虹桥站的小店里买了包蝴蝶酥,当作礼物。我回到家时,已是晚上十一点,女儿已入睡。我只想她醒来后,看见了礼物,不要怪罪爸爸的敷衍。

“那你们怎么走到了一起?两人完全不同专业、又不在同一个学校上学?”正题到了,我问。

作为晚辈,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点“过”了?没想到,两位可爱的“80后”竟然爽朗地把他们从未对外人讲过的“爱情故事”给全盘托了出来,并且让我大笑不止——

叔叔看了一眼老伴,骄傲地说:“她年轻时可漂亮了,清华一枝花。我是一般般……”说着,他竟有些脸红腼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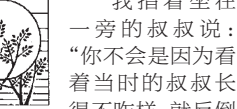
阿姨更加骄傲地说:“那个时候我确实长得蛮好看,当然也算不了啥‘清华一枝花’,但我1米68的个头,在女生中算是出众。加上长相也不错,总有男同学追。清华大学本来就是男生多,女生很少很少,我不就成了一群又一群男生的追求对象嘛!但我当时满脑子

最早知道韩岭,是因为沙奢先生,这位被称作“中国梵高”的著名油画家在韩岭蛰居16载,也用画笔留下了关于这片土地的许多色彩。

走出东钱湖边时,恰是日落时分。湖面笼罩在夕阳的光辉里,落日轻柔,柔和而绚丽。我感受着湖畔的微风轻拂,慢慢踱步,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,敞阔的天空下,湖光与山色交相辉映,生出无限的诗意。正如南宋史浩在《东湖游山》中的那句,四明山水天下异,东湖景物尤佳致。

旅游

的韩岭美术馆



七夕会

因为仍有原住民生活的关系,并未十分商业化。傍晚时分,又见有炊烟袅袅升起,仿佛有家的味道飘散在乡村的田园中。一丝感动隐约攀上心头,美景之外,旖旎风光更牵扯出情怀。水乡古村,自是不缺桥的,几乎每隔百米之处便有一桥。偶见桥旁停着一艘小木船,独自在夜与光的倒映中,稳稳停驻。于是感到时光于此倒流,或许登上船便能顺着历史留下的踪迹,在古老的记忆和充满生机的今朝间游走往返,在悠悠乡间,享得风光无限。